

王 榕 春

赌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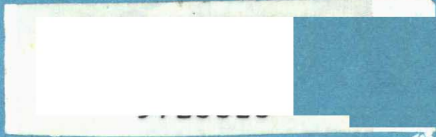
风雨情

——电影、电视文学剧本选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9723323 - 4



I235.07
860

賭城風雨情

——
电影电视文学剧本选

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“赌城”风雨情
——电影、电视文学剧本选

王榕春

※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4.25 印张 5 插页 344 千字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

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

ISBN7—80534—717—4

I·612 定价:10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王榕春(1957年生) 现任中共福建省委《支部生活》杂志社思想建设编辑室主任,高级职称“主任编辑”,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。主要作品:1、文学故事集《黎明前的战斗》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,据此书创作的九集电视连续剧《通往黎明的路》由福建电视台投拍;2、报告文学、特写集《风流人物》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;3、四集电视连续剧《羊枣之狱》由福建电视台摄制,中央电视台、各省台播出;4、电视剧《跨越昨天》(三集)由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摄制,中央电视台、各省台播出,中共中央组织部作为全国党员电视教育片发行全国;5、电视剧《血溅黑龙团》(上下集)由长龙影视公司、上影音像公司联合摄制,长龙公司出版发行;6、应邀赴澳门创作的七集电视连续剧《“赌城”风雨情》经澳门政府文化司署批准,由福建《支部生活》杂志社、福建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澳门拍摄;7、四集电视连续剧《防暴警察》由福建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;8、电影文学剧本《枪访要塞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。此外,作者还在文学、影视刊物上发表有多部小说、影视剧本、报告文学,获得过多项作品奖,其创作情况收入了《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》、《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家词典》。

目 录

“赌城”风雨情（电视文学剧本）	（ 1 ）
跨越昨天（电视文学剧本）	（149）
血溅黑龙团（电视文学剧本）	（218）
枪访要塞（电影文学剧本）	（281）
防暴警察（电视文学剧本）	（335）
后记	（450）

“赌城”风雨情

(六集电视连续剧)

第 一 集

澳门半岛上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。

那气势如虹的跨海大桥，莱娜脸庞憔悴立在桥栏旁。

陈克和他的伙伴们来到地盘上，一片荒凉。

吴判头和陈克舌战。吴判头一副狼狈相。

加思栏花园那十分壮观的皇冠建筑前，束维力向王丽雯倾心相诉。

莱娜在仁发公司注意地看着束维力和王丽雯的表情。

市长交代陈克：杀出一条血路。

束维力回到家拿出一张照片。他凝望着王丽雯的丽照。

陈克和尤富洽谈，尤富一付让人捉摸不透的神情。

凯兵、郝俐陷在赌台上昏昏沉沉。

陈克和高工仔细研究施工方案。

赵副总在破旧不堪的地盘上苦苦地巴望着。

推出片名：“赌城”风雨情 第一集

1. 隆隆的推土机的吼声中，一片铁皮房崩溃而下，激起一阵飞扬的尘土。几辆推土机像咆哮的巨兽横冲直撞。尘土中，出现十几个愤怒的职工，他们在阵阵喧嚣声中，扑向推土机。

这是80年代的一个深秋时节。天上是蒙蒙的让人感到压抑的阴云。澳门那高楼大厦夹缝中，一片空旷地盘（工地）。地盘上是个盖了半拉子的楼宇，一大堆破烂的施工设备零乱地堆着。几间铁皮房此时笼罩在纷扬的尘土中。

铁皮房前，一阵纷乱、吵闹的情景。应强和几个青年职工扯着嗓门喊着：“吴判头，你做事也太绝了！”、“你落井下石不得好死！”、“有事情好商量嘛，你们怎么能这样”……

“我早就说过：你们赶快给我搬走。是你们赖着不走，能怪我无情吗？”穿着牛仔服的吴判头（包工头）正冲着这十几个华雅公司职工，用广东话嚷：“这地方我‘转判’（转包）了，人家老赛（老板）要我清场。施工队马上就要进场了。你们不搬走，我连窝一块端。”

“搬走，你让我们往那儿搬？”三十好几的应强回道。

吴判头：“这谁管你，你们再赖在这儿，我就叫警察连人也是一起逮。让开！”吴判头嚷着，只见推土机又隆隆而上。

“完了完了。”几个老职工在一旁哀叹。

尘土中，只见应强扑了上去：“吴判头，你要清场，我就死在这儿。”

“嘎——”推土机一阵紧急刹掣，停下。推土机手脸吓得苍白。吴判头暴跳如雷：“你他妈，应强，你敢……”

“吴判头，你给我住手。”远远地，传来一声喊，年约五十上下的赵副总从地盘外匆匆跑来。他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吴判头没好面色：“赵老头，我说你躲那儿去了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搬走。”

赵副总一副好人脸：“吴判头，你就再宽限一段时间吧。”

吴判头：“不行！你们付不起房租，这些破烂设备的场地费也不交，难道还要我养你们不成？给我推！”

赵副总竭力说着：“我们给市里的报告……”

吴判头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：“你们内地办事拖拖拉拉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赶快走。”

郝俐几个年青人嚷开了：“这吴判头，太没良心了。”“他那时候穷求我们，我们都没宰他。”“早知今日，当初咱们不该接济他，都怪赵副总心慈手软。”“咳，也怪咱们生意经念不过人家”……

“好了，好了，都别说了，”赵副总回头压住大伙的话，好言好语地对吴判头道：“我刚才到邮政局，给市里通了长途……”

吴判头不耐烦地：“那跟我什么关系？你就给我说搬不搬？房租、场地费，交不交？你总不能老赖在这里，又老说没钱吧。”

赵副总也有些急了：“你听我说完吧。我们要来一个新的总经理，他会带钱来的，他一来，我们就有钱了，事情不就全解决了吗？！”

吴判头听到这里，一怔，又问：“这是真的？”

赵副总：“千真万确呀。总经理的任命已经下文了。”

吴判头那脸色变好看了。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赵副总，像是不

经意地问道：“他能带多少钱来？”

赵副总凑上点烟：“上回市里给了百把万。这回，少说也要有七八十万吧。”

“七八十万，”吴判头想了想，稍顷，道：“那好，赵副总，看在我们相识共事一段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段时间。不过，到时候，你可给点面子罗。”

“那会那会。”赵副总连声道。

推土机都退了下去。吴判头也晃晃悠悠地上了一辆锃亮的小轿车。

赵副总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。应强、郝俐等忙扶住赵副总。

吴判头走了。“呸！”年青人冲着他的车屁股，诅咒着：“妈的，我们亏了老本，他倒好，坐上洋车了。”“什么东西，一听到钱，就想再来榨我们。”“有钱，也不和他干了。”

赵副总支撑起来：“谁叫我们没钱呢。有钱他也不会这样对我们了。”

应强凑近赵副总：“市里真给话啦？给我们多少钱？”

2. 东南沿海某市，市长办公室。夜。

墙上有着八十年代规划图之类的东西，一幅硕大的东南沿海某城市地图。市长正和一位年约四十，穿着西服显得风度翩翩的陈克交谈。陈克身旁有鼓鼓囊囊的旅行箱，上面贴有外国航空公司的行李托运条，从他脸上的拉杂胡子可以看出他行迹匆匆。

“市长，您说的这许多，我都明白。关键一句话：您让我带多少钱去澳门？”

市长不吭声了。他起身缓缓地走了几步，神情严峻：“派你去澳门这一趟，担子不轻。”

陈克明白了，问：“您让我空着手去？”

市长点点头：“华雅公司的这种状况，我怎么再给钱？给你十万美金，也要上市长办公会议研究。你就拿这点钱，恐怕也不管用。把你从国外紧急招回，就是要让你去闯，去把这个企业救活。”

陈克思忖：“空手也好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”

市长：“这也叫：杀出一条血路吧。”

陈克：“不过。市长，去澳门之前我有三个要求。”

“只要不提钱，你尽管说。”

陈克：“公司要有一位总工程师。我要一位高级工程师，在建筑这一行是绝对的权威。”

市长用红蓝笔记下：“行。人由你挑。不过你恐怕得先去澳门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澳门连吃饭睡觉都成问题。”

“我还要一位会计师。真正懂业务的。”陈克停了一下，看看市长又说：“还有，我要一块牌子……”

市长一时没有悟过来，细细地听着。

陈克继续道：“我在外边赤手空拳。关键的时候，您当市长的要肯把我们市这个大牌子给我。我去，就是要用好我们开放城市这个大牌子，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是有实力，能办事的。”

“陈克同志，你放心，大胆地去闯，大胆地干，我们全市几百万人都是你的后盾。”市长言辞恳切。

陈克起身：“市长，有您这句话就行。”

3. 已是深夜时分，万籁俱寂。一个普通的家庭，朦胧的夜色中，响起一阵门铃声。暗夜里的门铃声，显得特别让人揪心。内屋的灯亮了，女主人披着衣服到屋门前。她看着屋门。

“谁？”女主人颇有几分心悸地问着。

“是我，”屋外的人答道。

女主人打开屋门。门外站着拎着行李箱的陈克。

“是你！怎么是你回来了，”妻子高兴地扑到陈克怀里。两人久久地拥抱着，亲热着，呢喃细语：“怎么就不给个电话呢？”“就怕你等得心急。”

突然，陈克抬起头。只见十岁的女儿穿着睡袍，静静地出现在一旁。女儿睁着大眼睛，困惑地看着。陈克松开妻，看着女儿。

妻上前：“妞妞，叫爸爸。”

女儿一副认生的模样，迟疑地看着。

陈克蹲下身子：“是爸爸呀。”女儿还是怔怔地看着。

“妞妞，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，”陈克打开鼓囊囊的旅行箱。

一只活灵活现的卡通狗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。牵着卡通狗的竟是一个硕大的活灵活现的白雪公主。女儿笑了，叫着：“爸爸。”扑到陈克怀里。

陈克抱起女儿，欣喜地打转。

4. 王丽雯家。日。

一幢普通的宿舍楼前。年约三十三四岁的王丽雯带着十岁的儿子伟伟买菜回来。伟伟乖巧地帮母亲拎着菜篮子。母子俩进楼。

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，屋里十分热闹。小妹、男朋友凯兵正和母亲说着什么。王丽雯母子俩回来，进屋。老母亲赶忙上前接外孙手中的菜篮子。伟伟连声道：“不累不累。我自己来。”

“姐，”小妹跑前：“你调去澳门？这可开洋荤了，几大件没问题了。姐，凯兵电大毕业，不包分配，他也想去澳门，正找路子呢。”

王丽雯对这事似乎不在意，进屋，忙着给伟伟脱鞋，洗脸，洗手。

凯兵扯扯小妹。小妹始察觉姐姐对此并不乐心：“姐，你怎么？”

不乐意。咳，人家都求之不得，你倒好，神叨叨的。”

母亲上前拉住小妹。

伟伟边洗手，边对母亲道：“妈妈，外婆说：你要去澳门找爸爸，是真的吗？”

丽雯：“别胡说。那是大人的事。”

伟伟：“怎么是大人的事？是我的事，人家小朋友都有爸爸。怎么就我没有呢。”

丽雯不语，眼眶里闪着些许泪花。

“小姨，”伟伟洗好手，跑去找小姨了。

母亲上前对丽雯道：“丽雯，这么些年了，你也都三十好几了，心里的事还揣着干嘛。你出去换个环境，幸许心情会好些。咳，你要知道，女儿到了这年纪，还没成家，当父母的心里总不是滋味……”

王丽雯回了一句：“爸，妈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掂着，你们别操心了。伟伟来，做功课了。”

说着，丽雯拉着伟伟迤自回自己屋去，关上门。弄得父母亲面面相觑。

小妹和凯兵在一旁却是聊得热烈。小妹微翕双眸，一付陶醉相：“你要去了澳门，我就要你给我带首饰。”

凯兵：“结婚的几大件要不？”

“当然要啦。还有，你要发大财了，我就只求一条：以后让我上街不怕看价格。”

5. 建筑设计院。陈克走进挂着某建筑设计院字牌的大门。

陈克到一间办公室问。一个女职员道：“高工，他妻子住院。他请假没来。”

6. 医院病房。陈克拎着一筐水果走来，他在一间间忙乱的病房前走过，看着，找着。

陈克走进一间病房。只见年约五十的高工正躬身给妻子喂药。突然，妻子一阵恶心，呕吐。高工忙手忙脚地，顾不上放好痰盂，高妻吐得到处都是。陈克放下水果，急步上前，帮助放好痰盂，扶好高妻，又端上一杯水。

“是你？”高工那憔悴、疲惫的脸庞露出几分明亮。

两人把病人安顿好。高工拉过一张椅子，让陈克坐下。

陈克打量着高妻，脸色腊黄，浮肿，神情恍惚，看样子病得不轻。

高工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陈克：“刚回来。”

高工又问：“找我有事？”

陈克到嘴边的话，又吞了下去：“喔，没，没什么。就想来看一下。”

走廊。两人走出病房。陈克告辞。高工疑惑地望着陈克那远去的背影，妻子又一阵咳嗽，高工又赶回病房。

7. 澳门地盘。赵副总望着夹在一幢幢楼宇间的天幕上一轮不带多少光亮的月亮，问应强：“陈总，该来了吧。”

应强：“谁知道。”

赵副总落下一声“咳！”

8. 陈家。窗外，夜色朦胧，陈克和妻子在自己卧室里收拾行装。

妻心疼地：“你刚回来，又要走。”

看着妻眼里挂着泪花，陈克捧起妻的脸庞，打趣道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舍不得呀。”

女儿已经睡了。夫妇俩来到女儿床前。陈克深情地看着女儿，将女儿的一只胳膊放进被子，回头对妻子道：“你告诉妞妞，爸爸下次回来，一定带她好好玩。”

妻搂紧陈克：“你别说，你都是做不到的。”

9. 南下的大巴车上。日。

窗外是飞掠而过的林木。陈克、王丽雯、凯兵和戴着眼镜的刘工程师坐在车上。凯兵颇有几分兴奋地与刘工聊着。王丽雯像揣着许多心事，闷闷不乐的模样。陈克眯着眼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凯兵：“我女朋友说，只要我到澳门工作，以后她上街买衣服，就不怕看价格了。”

“那你可要多攒点钱，现在的女孩子没钱可养不了，”刘工说着，突然指着凯兵颈上挂着的一枚精美的心型吉祥符，惊叹道：“哎呀，好漂亮的吉祥符。”

凯兵红着脸让刘工看个够。吉祥符正面是个心型图案，背面镂着四个字“一路平安。”

刘工边看边问：“是你女朋友的信物吧?!”

大巴的航空椅，轻轻地晃着。陈克迷糊着。他眼前是那天在市长办公室的情景——

（闪回）市长拿起一张电文和一份报告：“市里一年前，在澳门办华雅工程有限公司，拨给了130万作启动资金。一年下来，他

们二十人亏损 85 万。现在他们又要钱。”

陈克看着报告：“这等于破产收盘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撤回来？”

市长：“我们市在外面要有一个窗口，现在深化改革，进一步对外开放，我们市没有个窗口，怎么行。”

陈克明白了。

市长：“把你从国外调回来，就是想让你去担任华雅公司总经理。听明白罗，我不是要你去收拾烂摊子。我要一个成功的外向型企业。”

（现实）“瞧，那就是澳门——”车里有人叫道。凯兵、刘工都兴奋地往窗外看，王丽雯也带着谁也猜不透的眼神看着，陈克从沉思中被拖回。

只见窗外，澳门半岛上高楼林立，景象与内地迥然不同。

10. 关闸外。陈克一行出海关，一个欧式门廊上飘动着葡萄牙国旗，关闸前车来车往均是一付与内地迥然不同的景象，挨得忒紧的大楼小屋形成独特韵味的街景。陈克一行拎着大包小包已在澳门地界上与前来迎接的赵副总、应强握手、寒暄。

赵副总：“我姓赵。他叫应强。”

陈克分别握手，介绍：“赵副总。应师傅。这是刘工程师、王会计，还有新聘的大学生凯兵。”

赵副总一个绝顶厚道的人，他连声道：“大家路上辛苦啦。辛苦啦。”

王丽雯吃力地拎着行李，应强忙上前帮她一把。王丽雯感激地看他一眼。凯兵拎着颇多的行装，急着问：“车呢？”

几个人都四顾找车。赵副总尴尬的模样。

陈克心里明白：“赵副总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走？”大家都听傻了。大家这才看到，这四周只有跑来跑去的蓝身白顶的澳门式“的士”，却没有公司的车辆。

“东西多，那，那就叫辆‘的士’吧，”赵副总犹豫地说着。

“不，还是走吧。”陈克伸手拦住，又顺手将刘工的一只箱子拎到自己手上，对凯兵等说：“头回进澳门，就当逛大街，看风景吧。走。”

11. 地盘上，吴判头又回来了。他正和郝俐几个扯个不清。他拿出几支烟分给职工，显得有几分殷勤。

12. 雅廉坊大马路。陈克一行拎着大包小包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在那纷陈的各式广告中可见到这座商业都市的风采。

13. 地盘。吴判头在和职工们套近乎。郝俐揶揄道：“我说吴判头，你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。”

“是呀，你们不也是鸿运高照，财神爷驾到，谁也不愁了吗？”吴判头边吸着烟，边打听：“哎，新来的老总是今天到吧？”

郝俐：“你就关心老总，来的可不定是他，是一伙。你可别指望有什么好事。”

“真的？又塞人了，”吴判头故作惊讶地道：“我说你们中资机构也是，钱没多攒，人没少塞。”

郝俐：“我说你今天吃饱撑的，放着大把的钱不赚，跑这开心来了。”

吴判头抬头，看看天，又看看表：“我看也是，从关闸过来坐十五分钟的车，也该到了。你们恐怕又是玩虚的了。郝俐子，赵

老头回来，你告诉他一声：这地盘总不能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拖下去，变法子也别从这儿变呀。”

郝俐不屑一顾地：“要说，你自己再跑一趟吧。我是外聘人员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不管你那么多。”

“什么？”吴判头有些气了：“你还能在我面前神气。我现在叫你们滚，你们还就得滚……”

“吴判头，”吴判头话音未落，只听身后传来赵副总那少有的威严的声音。吴判头回过头，只见陈克一行拎着大包小包气喘吁吁地来了。赵副总气宇轩昂地：“我们来了。”

吴判头迅速判断了一下，带着笑抢接过一行人中显得年长的刘工程师手中仅有的包：“辛苦辛苦。”热情得让刘工不知说什么好。

赵副总介绍陈克：“这是我们新来的总经理。”

吴判头一愣，忙放下刘工的包，上前欲和陈克握手：“久仰久仰，这么年轻的总经理。潇洒潇洒。”

陈克两手都拎着东西，耸耸肩示意无法握手。

14. 女工铁皮房。光线晦暗，脏乱不堪的工棚。木头乱钉成的床，床头有些港台明星的剧照，床前是堆工具、碗盆。女孩子的内衣花花绿绿地挂在横七竖八的绳上。应强领着王丽雯到房前。应强朝里喊：“有人吗？”

“有，”只听得屋里一阵乱。

应强两人进屋。应强指着一个窄小的空位：“你就住这儿？”

“啊！”王丽雯环顾着，惊愣得：“住这儿？”

应强抱歉地：“条件不太好。”

“这还是刚腾出来的呢。”郝俐走进屋，她老三老四地对王丽雯说：“条件是不太好，不过住惯了就好了。”